



【短史记】

唐代多姿多彩的裙文化

□刘永加

这个春天,传统的马面裙大为流行,爱美的女性纷纷穿着马面裙出门踏青,开启各自的中式浪漫。马面裙作为一种传统中式女装,有说源自宋代旋裙,也有一类说法,马面裙是唐朝贵族女性常穿的装束,通常由丝绸或者其他高品质面料制成,色彩鲜艳,图案精致。

在唐朝那个发达而开放的时代,长安女性的裙装风格相当大胆,而且款式新颖、面料多样。宽博冗长、装饰华丽的裙装,是长安妇女最喜欢的服装之一。

唐初,一度流行紧身窄小的服装款式,裙子也流行高腰、束胸、贴臀、宽摆齐地的样式;到了盛唐时期,裙装逐渐由窄小到阔大;中唐以后,裙装越来越阔大,显得夸张奢华。由于裙装的博大,当时的妇女竟然发明了一种宴饮方式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:“长安士女游春野步,遇名花则设席籍草,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。”这个记载是说,每年三月的长安郊区曲江园,是春天人们游赏的好去处,尤其吸引达官贵族的女子前来赏花看景。她们身着华丽的裙装相约做伴,载幕帐、餐具、酒器及食品等到这里游宴。

游园时,她们要“斗花”,比赛谁戴的鲜花更为名贵、美丽,“争攀柳带千千手,间插花枝万万头”。游玩尽兴了,她们会选择一处合适的地方,四周插上竹竿,再将裙子连接起来挂在竹竿上,就形成了宴席的幕帐。女士们在其中设宴聚餐,当时称之为“裙幄宴”,直到傍晚,方才收取裙装,撤席返回。

当时的裙子颜色种类繁多,以红、紫、黄、绿居多,其中用石榴花染色的红裙最受女子喜爱,流行甚广。也有用茜草染成绛红色的,叫作“茜裙”,唐诗人李群玉《黄陵庙》诗:“黄陵庙前莎草春,黄陵女儿茜裙新。”因红裙色彩艳丽,灿烂如石榴花,也被称为“石榴裙”。

长安妇女为了使裙装鲜艳芳香,还常用芳草染裙。黄裙是用郁金香所染成的裙子,唐张泌在《妆楼记》中载:“郁金,芳草也,染妇人裙最鲜明,然不奈日炙,染成则有郁金之气。”杨贵妃就很喜欢穿这种黄裙,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载,杨贵妃常以假髻为首饰,而好服黄裙。时人为之语曰:“义髻抛河里,黄裙逐水流。”

除单色裙子外,还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衣料拼接成的多色裙,色彩相间,

叫作“间裙”或“间色裙”。这种多色料拼合精制的间裙,靡费工料,往往被视为奢侈服饰。据《旧唐书·高宗本纪》载:“其异色绫锦,并花间裙衣等,靡费既广,俱害女工,天后,我之匹敌,常著七破间裙。”这里的“破”,是指间色裙的彩条数,七破是用了七色绫锦精工细作的裙子。据记载,在前朝隋炀帝曾“作长裙,十二破,名仙裙”。所以,唐代规定间色裙不准超过十二破,混色裙不准超过六破。

当时,对于裙子的装饰,除了间色以外,还会在裙子上加上一些点缀,或施绣,或印花,或作画,或缕金,或穿珠,或镶宝,极其华丽奢侈。因为装饰不同,所以裙子又有了不同的名称,加绣花的叫“绣裙”;印花于裙的叫“缣裙”;作画于裙的叫“画裙”。

安乐公主是唐中宗李显的女儿,母亲韦氏,有唐朝第一美人之称。出生时正值李显被武则天贬于庐陵,在赴房州途中,韦氏生下她。后来中宗李显即位,很是宠爱和他一起受过苦的安乐公主。她恃宠而骄,干预朝政,还曾向中宗请求立她为皇太女。她生活奢侈,她的豪宅和佛庐模拟官禁,工巧甚至还要超出一头。

这样重视物质享受的公主怎么能没有奢侈的裙装呢?她拥有两件堪称旷世珍品的裙子。一件是益州献的单丝碧罗笼裙,缕金为花鸟,细如丝发,大如黍米,眼鼻口甲皆备,神奇而不可思议。另一件就是大名鼎鼎的百鸟裙。据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载:“(安乐公主)有尚方织成毛裙,合百色鸟毛,正看为一色,旁看为一色,日中为一色,影中为一色,百鸟之状,并在裙中。”这百鸟裙流光溢彩,让人恍惚不知本色。这种裙衣后来传到民间,百官纷纷仿效,风靡一时。为了织造百鸟裙,人们捕鸟采羽,山林间的奇禽异鸟被大量捕杀。

唐玄宗即位后,于开元二年(公元714年)七月下了《禁奢侈服用敕》,命令将已经有的锦缎衣服“听染为皂”,不能采珠玉,刻镂器玩,不能造锦绣珠绳,违者“决杖一百,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”,从此采捕百色鸟兽之风渐息。

长安的女裙中有一种叫襦裙,那时的妇女以丰满健康为美,襦裙上襦下裙,目的是为了将女性丰满的曲线完美地体现出来。襦裙是一种衣长到腰的超短上衣与长裙连接的服饰,短襦长裙的特点是上衣领子很大,裙腰系得很高,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,胸部平坦在外,凸显了女性的丰满之美。从唐壁画中可以看到唐女子穿衫襦、长裙,亭亭玉立的秀美形象。

还有一种是多幅裙,大多以六幅巾帛拼制而成,因而有“六幅罗裙”“裙拖六幅”的说法,其宽度应该有三米以上。也有用七幅、八幅,甚至十二幅的,可见那时的裙子多宽大。那时的女裙不仅宽博,而且冗长,尤其把裙裾曳地视为时尚。这样肥大宽松的裙子穿着起来走路十分不便,诗人孟浩然写过“坐时衣带萦纤草,行即裙裾扫落梅”的诗句。

为了显示裙子的修长,长安的女子们会把裙腰束得很高,多束至胸部或腋部,且有裙束在外露腰或裙腰上半露胸者。这种宽大的裙装虽然大气好看,但也有缺点,就是费料费工,穿着时头上还要戴假发,梳高大的发髻,插很多金钗、金步摇之类的头饰,才能与之协调,说明豪华奢靡的社会风尚在当时很流行。朝廷甚至一度出面干涉,严格控制限定妇女裙装的宽度和长度:“妇人裙不过五幅,曳地不过三寸。”

唐文宗时曾有公主因穿宽大逾制的裙子,受到了惩罚。据《旧唐书·文宗纪》载,开成四年(公元839年)正月,文宗在咸泰殿观灯时,看到延安公主穿了十分阔大的衣裙走来,超过自己的规定,就非常生气,立即将她斥退,并下诏对驸马窦骠进行了经济处罚,罚了这位驸马两个月工资。

(本文为作者为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融媒体中心编审委员会编审、媒体人、文史学者)

【文化观】

清明节的情感范式

□曹春梅

一场清明,把中国人对去世至亲故旧的不尽之意释放得痛痛快快。祭祀是清明的,恸哭是清明的,纸轿铂马是清明的,埋骨治丘也是清明的。北方的清明总是冷冷清清,千百年来雨伴随着诗句的吟哦淅淅沥沥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小孩子也能背这首诗,小孩子也知道除了按风俗在清明节敞开吃鸡蛋,忍耐早春的冷冷清清也是清明的。

可是在万千冷清的诗句里,唐代诗人崔护的《题都户南庄》改了清明的色彩,重新调整了清明的调子,让人感觉不一样。写诗的时候崔护很年轻,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,名落孙山,心里难免郁郁。恰逢清明节,那就到郊外走走吧。他没有什么人要去祭拜,单纯去郊外散心,于是清明郊游变成了一场纯粹的春游。野山野水野风光,景象旖旎令诗人的心胸在大自然中渐渐开阔,流连忘返,就这么走着走着,走到了一处人家门前,崔护口渴了,敲门讨口水喝。这个故事放到当代是不成立的,我们当代有便捷的矿泉水,大家基本上不会去别人家里讨水。但是对唐人来说,很自然。荒山野岭处,开门的有可能是一位苍颜老妪,也有可能是白发老翁,然而令崔护万万没想到的是盲盒打开,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芳华正好的姑娘。她请他进门,端水给他,并不多话,也没有像一般女孩那样避入内室,而是羞答答地站在一棵桃树下静默无语。她安静地站着,与开得正艳的桃花交相辉映。是谁说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,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”,她就是身边的那株桃花,正处于情深意绵绵的年龄。居住在深山里她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子,尤其是像崔护这样文质彬彬、温文尔雅的书生。

千百年来人类的交际范式一直没有改变,真正的吸引从来都是风云际会,一眼百年。她也一样,从请他进门喝水,她就知道了这个人喝的了了她的心,做的了了她的心上人。只是碍于女孩子的羞涩她没有说出口,也不知道怎么找别的话题挽留住这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。空气静静地爆炸出一串串的无声的符号,红艳艳的花瓣把少女萌动的春心夸张地对崔护宣告。可是崔护心里的另一种声音太闹腾了,听不见少女的心声或者听见了也并不在意。她眼睁睁地看着他放下水碗,道过谢走了,走出了她的家门,走出了她的领地,走出了她妙龄的人生……门外鸛鸛声声催人老,春泥翻滚着浓郁的青草味轰隆轰隆。他的脚步轻轻地踏在她的心坎上,像一只安静的猫,他的身影渐行渐远,最终猫也不见了,他变成了她心口上的朱

砂痣。

第二天她就病了,很快死了。

崔护一心投奔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好日子,专心致志,哪里顾得上去记挂一个姑娘?回去以后他再次发奋,终于在第二年的考场中又一次吹起一个人的号角。这一次功夫不负有心人,主考官看中了他,他中了进士,而清明节也似乎为了提醒什么,又一次如期而至。冥冥中沿着去年的路线,崔护再次来到郊外。去年敲过的门还在,门里的桃花老远就在高处花枝招展。门里的姑娘别来无恙吧?应该还待字闺中吧?这一年除了每个人都长了一岁,门里的世界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吧?他暗暗忖度。开门的是位老者。“年轻的姑娘呢?”崔护迫不及待地问。“死了,去年清明节一位年轻的书生来讨水喝,我家姑娘一眼喜欢上他,人家走后,她相思成愁,郁郁而终。”“啊呀!”崔护没想到世事无常到这种地步。他在粉墙上草就一首诗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他是一个雄心勃勃将来要做一方诸侯的男子汉大丈夫呀!不会为一个女子牵肠挂肚,儿女情长。可是少女的去世实在太令人痛心,去年她还像花朵一样美丽,今年居然变成了荒山野岭中的一抔黄土。岁月是多么无情,无常是多么无情,而他对桃花下的女孩的情感是多么迟钝呀!他不可能为了这位仅一面之缘的女子终生不娶,那么这么重的用生命来惦念的感情,他拿什么回报?也许这首诗可以替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——在人间长久的陪伴她,告诉她,她曾经拥有的朦朦胧胧的感情,他也有。

崔护后来果然做了一方诸侯,也在唐朝的文学史上留下六七首诗。可谓志得意满,留名青史。可是人们把这一切都忘了,大家只记住了《题都户南庄》区区28个字的绝句。

千年来,后人对女孩子的结局有很多种演绎。按照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的群体心理模板,人们更喜欢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可是清明自有清明的调子,清明自有清明的美学范式。年轻人可以去郊外踏青、荡秋千、野餐,甚至男女相识,那是在经历了撕心裂肺的伤痛之后,制定风俗礼仪的人允许众生情绪调整、放松,哀乐平衡而不伤身体。崔护和年轻的姑娘在清明邂逅,故事太清丽了。如果死神不将女孩子带走,轻松的郊游,轻佻的男女调情怎么能承受清明礼俗之重?在关于清明的审美范式里,从来都是拒绝和美,拒绝破镜重圆。倒是阴阳两隔的遗憾写满角角落落,诉说着无常是有常的不确定人间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岛十七中语文教师,齐鲁名班主任建设工程人选)

人文投稿邮箱: qlwbxujing@sina.com